

书香云南

毕生献给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

——读《大医百年——“时代楷模”李桓英》

官玉华

“她成功地推行了世卫组织推荐的药物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法，得到WHO的认可，于1994年向全世界推广。她连续数十年亲自深入麻风病地区，对病人进行观察研究。她对麻风病人不离不弃。”

这是《大医百年——“时代楷模”李桓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的一段话。仅仅3句话，春秋笔法之下，大医李桓英就以朴素的方式走向了读者，慈祥、安静，如“小阳春”的阳光，天高云淡间，暖意深入骨髓。

这段话，让我们看到，大医李桓英，是一束明丽的光，携人间之爱，拨云荡雾，将被麻风病蹂躏摧残得阴暗卑微的灵魂，从狭缝中拉出，重获新生，重拾尊严。

2021年，在李桓英百岁华诞之年，她荣获了中宣部授予的“时代楷模”称号。这位1946年便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的“大医”，因谦逊和低调，其知名度并不高，甚至鲜为人知，由作家杨红樱、朱镕撰写的报告文学《大医百年——“时代楷模”李桓英》(以下简称《大医百年》)，用散文化的语言、详实的事例以及以人物带出事件的手法，将李桓英这位毕生奋斗在与麻风病搏斗医疗战线上的仁心医者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展开《大医百年》的画卷，站在1983年的时间节点上：“1月，北京下了一场雪，雪落无声，铺白了屋顶、道路。寒冷的风吹在人的脸上，一种刺棱棱的感觉，像小刀子刮过。李桓英踏着‘咯吱咯吱’的雪地声音，登上了开往云南吐着白气的列车。”这样的叙述，生动、简洁、画面感扑面而来。

背景介绍也是多层次多维度、脉络清晰如线条：62岁的李桓英此行，肩负的重任，涉及全球麻风病未来治疗方式的选择和走向。1980年，李桓英被派到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得知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治疗麻风病的联合化疗新方法，她很关注。1982年，李桓英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在中国进行两年期“短程联合化疗”方法的实验项目。李桓英因此踏上了去云南的旅

程。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虽然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的称号，但有史以来，因偏僻、落后、贫穷，传染病也一直与人伴生，是无法摆脱的噩梦。鼠疫、伤寒、肺炎、天花、肝炎、血吸虫、登革热、牛痘、痢疾等重大传染病，云南都痛苦地“收入囊中”，至于令人谈之色变的麻风病，更是全国的高发区。患这种病后，皮肤溃烂、手足脱落、鼻子糜烂、对针戳或刀割痒没有任何痛感，这恐怖疾病，令人不忍目睹。

至于麻风病人的生存状态，《大医百年》选取了典型的场景——昭通镇雄天坑中的麻风村来客观呈现。这个大坑，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麻风病人，是被用人绳子编织成梯子从坑顶放进坑里隔离的，除了按时投放药品和粮食之外，他们几乎与世隔绝。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以及麻风病人悲惨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桓英的云南之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她的奉献精神以及医德仁心，由此也跃然纸上。

麻风病人会接受李桓英他们的治疗手段吗？他们信任李桓英吗？《大医百年》通过一桩桩生动事例让我们看到了李桓英身上“大医”的情怀和真挚的爱。尽管麻风病人与人之间的传染率不高，但是跟大批患者密接，被感染的风险呈几何比率上升。不过李桓英没有退缩，她跟患者同吃同劳动，用自身的行动打消患者的顾虑，将医疗科技的阳光洒进

患者的心田。专业方法跟人间大爱结合的力量取得了治疗效果，在两位作家的笔下，李桓英用行动说话，成功完成了属于世界级的杰出贡献，1994年，其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惠及了更多的人。

李桓英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她在前人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探索精神，改变了世界麻风病的现状。

1983年，李桓英率先用两年期“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西双版纳勐腊的曼南醒麻风寨，进行我国首例现场防治试点，经两年的努力和之后的10年监测，短程联合化疗取得完全成功，1985年该疗法在云、贵、川三省全面推广，得到WHO的认可，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各国推广。

李桓英连续10多年亲自深入麻风病地区，对接受治疗的病人进行观察研究，李桓英极力支持对麻风病人应该开放，实行院外规则治疗，在治疗中正常就业、取得，使患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后来的20年间时间，她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多次请国际专家授课，为基层培养了大批麻风病防治骨干。终她为云、贵、川地区申请与世界卫生组织协作项目治愈的麻风病患者达一万多人，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1%)。1999年，中国98.6%的县(市)消灭麻风病，短程联合化疗完全成功了，取得了世界级水平的成果。

李桓英没有辜负前人的心血，敬畏生命的价值，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

球麻风病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她首次提出的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以世卫组织的名义，在世界范围推广。正如中宣部授予她“时代楷模”的决定中所说的那样：“李桓英同志是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她对党忠诚、热爱祖国，始终心系人民健康福祉，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卫生健康事业；她视病人如亲人，精心医治、破除歧视，为数以万计的病患解除了疾苦；她尊重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认知、勇于探索创新，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鲜明体现了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

《大医百年》也让我们警醒，面对形形色色的病毒，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病毒总是以各种方式潜伏在人类身边，一旦有机会，便肆意暴发，从而荼毒人间。

正因为如此，李桓英这类拯救病人于水火的“大医”是不能被遗忘的。当然，与病毒和传染病搏斗，李桓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医百年》里，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在传染病战线上奋斗的中外著名“大医”，如一直在中国行医，四次到云南开展性病调查、培训和指导性病、麻风病防治工作的马海德；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专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被誉为世界“衣原体之父”“中国疫苗之父”的汤飞凡；他和他的团队在昆明西郊花红洞山上研制生产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被人们尊称为“中国病毒学之父”的顾方舟；还有60多年来，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等等。

这些伟大的科学工作者、仁心大医，在人类与病毒、传染病的搏斗中，筑起了一道道坚实的墙壁，跟他们比肩而立的李桓英，也同样熠熠生辉。这些光，注定要穿透黑暗，为人类健康带来光明。

读书随笔

让读诗成为一种乐趣和享受

——读字童诗集《匠人》

陈泽

我曾经对字童说过，写诗不在于时间长短，在于是否有灵气或曰天赋。有的人穷其一生写作，却未给世人留下什么有深刻印象的东西，这是很可悲的。

这些年来，在微信朋友圈，字童不时会发一些诗歌作品，这些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类命运，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诗歌作品，字童以他一以贯之的独特视觉和手法呈现出来，其传达出的精神力量常常直抵读者的内心，引发持续震撼和深入反思。这也是我喜欢字童诗歌作品的主要原因，他写作从来不敢弄玄虚，无病呻吟，也很少沉浸在风花雪月中自我陶醉，孤芳自赏，而是水到渠成，有感而发，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观照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建构不一样的审美境界。

1995年出生的字童，15岁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匠人》(一个词的重量)，并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诗歌周刊》等国内有影响力的刊物发表诗作。这是字童在诗歌创作方面，其凸显出了超越于一般人之上的天赋。

读字童收在《匠人》里的诗歌作品，留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和感觉是有诗味，用通俗的话讲，至少是诗或像诗，具备了诗歌最基本的要素。与多数读者憎恨、厌恶、反感的，靠“口水话”堆砌，几乎等同于“话唠”的东西毫无关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毕竟像字童这个年纪，可塑性极强，随时都有可能被不少来势汹汹的各类时尚怪异的思潮、流派等影响，裹挟、浸润、溶解，变得无所适从，最终被淹没。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字童诗歌的创作，依旧属于传统主流范畴。不论是语感、意象、意境的营造和渲染，还是思辨、审美、独立的价值评判等，都比较严谨连贯、首尾呼应。将一首诗的“主旨”抑或“诗眼”适时升华，烘托出读者想要的东西，并能够引起共鸣，产生审美愉悦和快感。

《今日寒露》是《匠人》的开篇之作。字童这样表达他的感受：“凌厉之风/像我体内愉悦的一次蔓延/窗外已是凛冽的世界/可爱情，仍像一部被纵容过的历史/仍余留着你的安分。”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诗歌语感之一，诗人将一个普通的节令内化为诗，以其灵动跳跃的节奏和韵律，完成对应物象的洞察与解构。出乎意料的是，诗人突然将“寒露”引向爱情，说她“像一部被纵容过的历史”。这样的奇思妙想，除了字童，其他人恐怕不会有此意识和颖悟。但是，真正读得懂这首诗的人，并不觉得突兀和怪异，相反，对于彼此角色的审视和观照及内在情感的体验，恰到好处。

我认为，好的诗歌，离不开有品质的语感。或曰，有品质的诗歌，大都是由出色的语感组成并决定的。出色的语感，常常使得一首诗歌极具张力和感染力。而张力的存在，拓展、延伸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丰富了诗歌本身的内涵和意蕴。像一根链条，环环相扣，彼此呼应，相得益彰。

这首诗，你可以将它看成是在描写爱情，也可以是人类命运情感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抑或某一时刻的状态显现。无论如何，一首好诗突出的共同点是，来自作者内心的情感体验非常深刻。更兼语言的独特鲜活，别出心裁，反复引领读者去感悟和玩味，这正是读一首好诗的乐趣所在。

“那些在黑夜会溢出的黑色/它一定属于过白天/犹如每一棵树/和每一片垂坠在树上的叶/月光在被皱的被单上/也是被皱的/而某些夜晚/我也是扯着窗帘/一眼再一眼地/看月亮。”

这首《无题》诗，我反复看了几遍，同样因为它独特的语感，引人入胜的意境，凝练而深刻的内涵。作者将真实、干净、内敛却不失丰盈强烈的情愫赋予夜色、树木、叶子、被单、月光等意象，一遍一遍地吟哦，一遍一遍地碰撞，一遍一遍地呼喊。将一个渴望被抱热、被接纳的孤单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最终，月亮成为了诗人最不可或缺的倾诉和牵挂，成为了灵魂和情感无可抉择的寄托与皈依，深情而专注。

在《她从远方回来》这首诗里，我感受到了“吻”的力量强大：“吻到皱纹处/男人已学会/不再奢望/她那被动的脸。”

我想说的是，初吻也好，热吻也罢，不仅是情感和生理的欲望表达，更多时候，是建立在真爱基础之上的一种忘我的层次和美妙境界的显现。情到深处爱无涯的背后，是灵与肉的水乳交融。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下和包容？又有什么样的恩怨隔阂不能消弭化解？何况是“她那被皱的脸”！这首诗让我相信，人间还有美好的爱情存在，尤其一个浪漫之吻，唤醒了多少人对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温情。

《匠人》收录了字童这些年创作的139首诗歌作品。各有各的特色和魅力。各有各的内涵和意蕴。

我曾建议字童抽时间多读读老祖宗留下的经典诗歌作品。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瑰宝的，这些经过历史和岁月检验的不可再生的珍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字童赞同我的看法和观点，他同时说，他并不排斥向一些诗歌大师的优秀作品。愿字童在今后的诗歌创作道路上，将中西方优秀诗歌艺术很好地进行融合，学习借鉴，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进一步彰显优秀诗歌艺术的内在魅力。

文艺新观

对东巴文化传承的内省与反思

——长篇小说《飞呀，古鹭坞》读后

郭 艳

蔡晓龄的长篇小说《飞呀，古鹭坞》(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以多视角方式讲述了纳西族翠羽人在当下生活的变迁。女孩花蕾爸爸志鹏是东巴大巫师家族(东巴叠)的后裔，他是个手艺精湛的木雕制作者，他们一家在翠羽城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纳西族维和英雄和牺牲之后，他的儿子和亮亮离开纳西古村落古鹭坞，和花蕾一家生活在一起。小说通过和亮亮和花蕾的日常生活，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两个孩子对古东巴文化的好奇，对纳西木雕和绘画技艺的痴迷，对于成人世界的观察、打量和思考，以及纳西族老中青少四代对于纳西东巴文化溶于血脉的爱。

多视角叙事：古鹭坞和纳西文化的自然崇拜

小说从花蕾一家返乡过三多节开始，讲述了他们在家乡古鹭坞的所见所闻。从乡村山野的自然风貌到纳西族独特的饮食、礼仪和语言，作者通过花蕾的儿童视角进行了细致而有趣味的摹写。宽大的茅房、火塘上的铁三角、横梁上美味的腊肉、奶奶的大围裙和羊皮披肩、瓜子糖果和蜜饯儿、满屋的酒香、爷爷伯伯叔叔们、威严坐立的老祖……蓝色的“烟子”袅袅地盘旋在上方……这些具有浓郁纳西风俗韵味的生活场景让花蕾感到新鲜亲切，但是却因为不认识署神而被本地孩子们耻笑。文本由此引出了纳西族的署神崇拜，也即是自然崇拜。在成人视角的观照中，花蕾爸爸志鹏带着花蕾祭拜了署神，发现了家乡日渐恶化的自然环境。从老祖那里了解到古鹭坞之前有优雅的白鹭鹭栖息，现在却因为环境变化，一去不复返了。文本中叙述视角是不断变换的，除了志鹏的视角之外，花蕾妈妈莲莲视角下美丽的纳西女子阿兰，村子里的能人翔武视角下古鹭坞和阿莲，少年和亮亮对于花蕾印象的前后变化等等。文本在多视角的叙述中，真实而细腻地还原了生活真实，体现了纳西族淳朴自然的人伦风俗和已然发生质变的日常生活。

文本在一家人的返乡之旅中，一方面真实地体验了乡居生活的淳朴惬意，家人亲戚邻里的深情厚谊；一方面也讲述了纳西族古老的创世神话和民情风俗在新的社会发展前景前的隐忧。花蕾出于对小蝌蚪的好奇和爱护，提出这样的问题“青蛙什么时候会叫？”文本从儿童的角度提出了天真却蕴含深意的问题：



新古鹭坞：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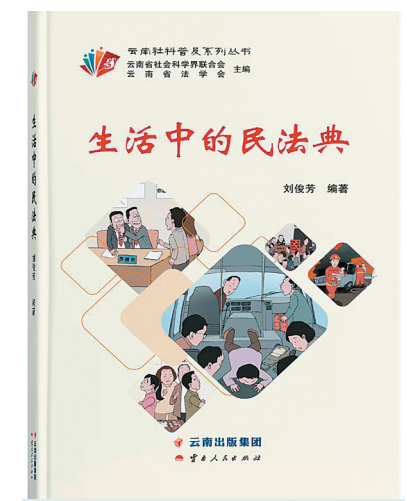
文本中的两个孩子花蕾和亮亮的成长其实暗示着新古鹭坞的当下和未来。花蕾因为爸爸志鹏的影响和返乡的见闻，对杨老师收藏的木雕画特别有兴趣。她看到蛙头、人身、蛇尾的署神，开始手绘各种各样的青蛙，偷偷帮助和亮亮学习木雕技艺，在和亮亮和成年世界中做一个善解人意的中间人……花蕾像一个美善的精灵一样，在文本中飞来飞去。和亮亮作为烈士遗孤，他既有着不同于同龄人的独特处境，也有着和同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对于缺失父亲的家庭来说，古鹭坞的族人给予最大的善意和体恤，烈士遗孀阿兰坚强而富有牺牲精神。文本突出刻画了和亮亮在花蕾家获得的亲情，志鹏给了这个男孩渴望的父爱般的情感，阿莲给予和亮亮温柔的母性关爱，花蕾则以少年情谊的理解和支持让和亮亮走出孤独和伤感……正是在这样的亲情关爱中，和亮亮日渐和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中成长，发展了自己的木雕爱好，将花蕾手绘的青蛙图雕刻成一个栩栩如生的青蛙木雕，最终获得了赴法参展的资格。小说在一个常态生存的维度上摹写了一个纳西族阳光少年的成长。

书中还刻画了翔武这样一个村委会主任、致富能人的人物形象。翔武思路活，敢做事，有担当。他在翠羽城做买卖，种植玫瑰，帮助乡亲们在新古鹭坞安家立业，致力于帮助纳西族人从传统走入现代生活，成为新古鹭坞居民的主心骨和带头人。时代需要这样新式的纳西人。志鹏一直在纠结：做市场经济的手工艺者，还是做纳西木雕技艺传承者？在新古鹭坞的繁盛和兴旺中，志鹏发现了继承传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书中所说：死亡能够改变很多人。因为对东巴文化传承和发扬的责任。翔武为老祖和亮亮老师的去世，让志鹏对生活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他坚定了自己未来对东巴文化传承和发扬的责任。

总而言之，长篇小说《飞呀，古鹭坞》采用多视角叙事方式，从不同侧面摹写了新的时代情境中，纳西族人们生活样态的新旧交替、城乡伦理价值的更迭嬗变以及纳西儿童在现代教育和生活中发生质变的成长，表达了纳西族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于东巴文化血脉传承的内省与反思，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美好生活和美善世界的祈愿。

新书架

《生活中的民法典》出版



刘俊芳编著的《生活中的民法典》一书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21年12月版)。该书以方便群众学习民法典、了解解决生活中常碰到的法律问题为主旨，以问题为导向，结合法院裁判案例，找到对应的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文规定，展开以案释法、法律释义，深入浅出地分析法律原理，帮助读者学会快速用法律方式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难题。书中案例涉及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继承制度、侵权责任等多方面的内容，文字通俗易懂，案例颇具代表性，为方便读者理解，书中还配上了生动的漫画，全书图文并茂，易于阅读和使用。

吴兴荣

阅读心得

栖居书房话书香

程应峰

文人，都有一种书房情结。在小家屋檐之下，享受了人间温情、世俗烟火之后，书房，常常成为心目中一个好的去处。

文人书房里，书桌是必不可少的。或简陋或精致的书桌，可以供人读书、写字、作画，甚至在它面前沉思。一张桌子能被当作书桌，是一种幸运。“桌”最早为“卓”，有高耸直立之意，在古代起居方式还处于“跪坐”与“盘坐”之时，为便于手臂的活动，书桌的高度还较矮，桌面短而窄。到了唐宋五代，起居方式转变为“垂足而坐”时，书桌随之逐渐变高、变长、变宽。古代有书桌、画案之分，书桌附抽屉，画案则没有，是站着作画时所用。

古代文人的书房，书桌之上少不了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以及相配套的笔筒、笔架、砚滴、水盂、笔洗、镇纸、香炉、印盒、印章等。文房四宝中有一宝是砚台，别名润色先生，颇有书香味。南宋陆游则将“文房四宝”称作“文房四士”，并有诗为证：“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在宋代，笔墨纸砚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中国古代文人除了吟诗赋文以外，基本上都是能书又能画之人，所以他们一生之中都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种东西。

中国古代文人互赠礼物，大抵就是具有雅致意味的文房四宝。一物一人，雅趣共赏，心意转接，勾连着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的表达。《红楼梦》第十四回中，就连向来不问世情世故的黛玉，自苏州老家回到贾府时，也不忘把从苏州带来的“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迎春、宝玉等”。

对现代文人而言，书房里若是没有一台可资使用的电脑，若是没有网络覆盖，那是说不过去的。可以说，书房配置艺术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经历的文明与沧桑，它是一定历史时期鲜明的文化符号。

书房，就是一个与书香、与文化知识关联的场所。一个真正的文人，不仅在书房里藏书和读书，更重要的，是将其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付诸于文字，而后奉献给更多的受众。可以说，书房是一个灵魂栖息与走动的地方，是一个淬炼思想火花、将思维世界的东西演变为文学作品的地方。

文人的书房，形形色色，韵味无穷，

不仅是文人思想的栖息地，更是一个可资触摸且舒张自如的精神世界。其相应的布设，蕴含了一个人的喜好，也沉积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它寄寓着文人的内在诉求、修养情操，也溢出传统文化恒久的暗香。

文人的书房，其情趣和品位，因人而异。刘禹锡为自己的书房写有《陋室铭》，这一个“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书房，成为许多读书人向往羡慕的去处。但刘禹锡潇洒飘逸、不慕名利的背后，却是三度搬迁。他的书房是名副其实的陋室，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只是因为刘禹锡自身的原因，这“陋室”才显得丰姿绰约，大可回味。蒲松龄书房，名为“聊斋”，相传，他在创作《聊斋志异》时，为搜集素材，常设烟、茶在路边，过路人只须到此讲讲故事、传闻，或聊聊天，便可免费享用。一旦听到有用的材料，蒲松龄就回去整理成文，他的书房名“聊斋”也因此而来。“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在宋代，笔墨纸砚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中国古代文人除了吟诗赋文以外，基本上都是能书又能画之人，所以他们一生之中都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种东西。

徐志摩的书房充满浪漫情怀，其夫人陆小曼原名“陆小眉”，他出于爱恋之情将新书居书房定名为“眉轩”，又寓有“举案齐眉”之意。

文人的书房，是文人的心之所属，心之所安，心之所在。陈子善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希望拥有一间书房，哪怕只是斗室、陋室，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属于过分的奢求。因为书房是他与中外先哲今贤心神交会之处，是他的独立思想得以萌生的策源地，也是他的自由精神得以休憩的理想场所。”的确，于真正的文人而言，书房是必需的，一为读书，二为写作，得一专一环境，就可以进入潜心读书、潜心写作的生命状态。

凡爱书、读书、写书之人，都希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想书房。能够静下心来，在那里看书、寻思，编织心间故事，在文字构架的世界寻找真情，寻求生活的乐趣。拥有一间充满书卷气与时尚生活气息的书房，于文人而言，该是多么温暖贴心的美事幸事啊！